

在面馆里

□杨譔

一个大热天的早上,我把偌大一个集镇转了个遍,才找到一家有可能满足我要求的面条店。

店面很小,长长短短共6张条桌,一尘不染,冷气也开得很足,给人以舒爽的感觉。店老板的身高足有1米9,黑T恤套在身上明显嫌短,黝黑的肚皮像蒋门神一样向外戳着。见我推门进去,便朝我略抬了抬手,算是招呼过了。我仰头扫了一眼墙上各色面点的彩色图片,见上面有清一色的红辣椒。失望之余,试探着问:“可以不搁辣的和酸的吗?”

“可以。雪菜肉丝面可以不搁辣,青菜肉丝面也可以不搁辣。有细面和手擀面。”老板把脸转向了我:“你要哪样?”

“青菜肉丝手擀面,清清爽爽就好。”“微辣可以吗?还有煎鸡蛋可以搭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老板娘正在操作间,她隔着玻璃的说话声与排气扇声音混在一起,嗡嗡嗡,像一碗煮烂了的面条。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去了那家面条店。老板不在,老板娘从操作间里走了出来。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她问:“和昨天早上一样?连微辣也不要?”我点了下头。面条很有嚼劲,肉丝粉嫩有味,汤色诱

看国外父母如何教孩子

□通理

在国外访问,街头巷尾、公园海滩、博物馆,我喜欢伫立在那里,观赏、思考。

在日本丰桥,市长安排我们代表团去动物园参观。在高高的铁丝网前,七、八头长颈鹿伸长脖子,与游客进行亲密交流。突然,我身旁一个日本男孩子跌倒在地,哇啦哇啦大哭,我正想去帮助他,见一旁年轻父母也没有焦急地马上蹲下来拉他,而是看着他独自爬起来。

那年在法国马赛参加“东方之门”第18届风筝节活动。靠近海滨广场,两个年轻妈妈带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来海泳。铺开浴巾,三人分别开始脱卸衣服。小男孩穿着运动鞋怎么也脱不下来,母亲仍在自顾自地脱下外套,没有立即俯下身为他脱鞋,任由他自己用一只脚去蹭另一只脚上的鞋,终于脱了下来。随后,三人走向水边,大人游出去好远,小男孩与其他孩子在浅水里嬉戏,各玩各的,相安无事。

五年前夏天率队到德国学习培训,第一站法兰克福,因为时差,甫抵正好是早上,就先到一家小餐馆去吃早餐。两个服务员为十几个人做西式餐食,等候的时间我就在餐馆外阳伞下坐着观摩,一位年轻的父亲带着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在简易的游乐场玩耍,三人玩跷跷板玩得十分投入、开心。离开柏林那天早晨,散步时我看到

金色民生

□简凡

民生银行通州支行季华经理,与我同住一个小区。他经常在小区业主群发一些“民生”理财类信息,我们小区业主找他买理财产品不少,主要原因是他的热心、热情、专业、敬业。

前几年,民生银行通州支行设在叠石桥,住在金沙的客户办业务是极不方便的。季经理主动热情上门讲解,把最好的理财产品分析推荐给客户,有客户要买就主动接送他们,到营业部办理。记得小区里有一对老年知识分子,退休工资相当高,每月都花不完。季经理给他们讲解了一种风险低收益可以的理财产品后,老两口觉得非常适合。于是,季经理亲自接他们去营业部购买了这样的好产品。老两口乐开了花,竖起大拇指夸夸小李服务好。

与金融不搭边的事情,他也极为热心地协助。小区里建立业主群,选楼代表,他热情地牵线联系,积极参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少人不愿意干,唯独他乐此不疲,无怨无悔。为此,大家都称他“民生热心人”。因为他微信昵称呼“金色民生”。

做房产中介,离不开与银行打交道。今年,民生银行通州支行搬到金沙“综艺金融港”办公,开始大力开展房贷业务,季华经理第一时间到我办公室,告知我这个好消息。



人,搁在面条上面的青菜生熟恰到好处。我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慢吞吞地享受着这顿早餐。这时,高大的老板像拎着儿童玩具一样拎着两提啤酒大跨步走了进来,随着他快节奏的进出,店堂里一下子多了一大堆东西。老板娘赶忙从操作间跑出来,帮着清点和计算金额。突然老板叫道:“坏了!我多拿了人家一提啤酒,得送回去。要不人家会说不老实。”“天这么热,把钱打给他们就是了,横竖这酒他是要卖的。”老板娘建议。

“我得马上把酒退回去!”老板摆出一副不用商量的神气,说话时肚子似乎比昨天又戳出去了一点。“留下吧,明天还可少拿点。非得多跑这一趟干吗?这么热的天!”老板娘显然有些不满,继续建议道。

“你不懂!人家是满50退5元。我明天再去买,加上这一提,就又超过了50。”话音未落,身材高大的老板已经像一阵风一样卷出了店门,那提啤酒在他手中像儿童玩具一样晃荡着。老板娘望着那黑色的背影,似乎愣了一下。

结账时,老板娘用脆生生的声音对我说:“要是吃不饱,可以跟我说,面条尽管加。”出了店门,我装作看各色面点的图片,又回头看了她一眼。



又是一位年轻的父亲走在上学、上班路上。

接待方安排我们去博物馆参观,那是世界知名的自然博物馆。我们去得早,参观了一会儿后,就见一队队穿着不同校服的学生来到馆内。在人体发育成长的展陈前,带队的女老师给男女同学们现场讲解受精卵如何一步步成长为胚胎然后到出生。有一个男生不知什么原因闹别扭了,一个人埋头坐在地上自我消解,身旁没有老师和同学急急地劝慰。出门,看到穿着校服的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在太阳下排着队搭乘公共汽车安静地离开,周围没有接送的家长 and 车辆。

在国外,我时常会贪婪地观察、不停地求索,我对比国内的一些家长遇到同样的情况会怎样?教育有时是不经意的,教育理念渗透在家长的骨子里、日常中。孩子的独立品格是要自幼培养的,而不是一边埋怨子女不懂事、懂事迟,一边又什么事儿都包办代替,不让他们在错误中学习、在挫折中反思。

生育孩子,德国的父亲也有产假,带孩子是父母共同的事,并非母亲一人专属,或者丢给祖父母。到户外去,进博物馆,这样的孩子才能学得更加投入、尽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温室里并不能长成参天大树。养儿育女是常事,但教育方面各有不同,然而不管怎样,都应早早地让孩子们养成面对世界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能力。



在业务往来中,才真正认识到季经理的严谨认真、专业和敬业。当我在工作中,遇到要咨询贷款额度、要求、年限时,他立马能根据我出示的房产证,算出首付、最高贷款额度、最高贷款年限。还不忘提醒我,审核一下客户的征信和流水。帮助我在签单过程中,做到胸有成竹。

当材料齐全,进入申请贷款阶段,他常常加班加点,审核、校对、上传材料,急顾客之所急,需客户之所需。记得有个客户是上海的,远道而来,一天办完了房产过户和贷款的所有手续。她非常激动,说真没想到,到通州来,会有这么高的办事效率。那天在民生银行签完最后一个字,她也给季经理竖起了大拇指,感谢他为人着想,办事周全而迅速。

一个人的言行,成为一个人的印记和标签。我们叫季经理为“民生热心人”,实至名归。



夏练 陈顺源

诗二首

□成惊涛

濠河夜游

舟游夜濠河,
旖旎尽情歌。
清波越鱼蟹,
彩笔描塔阁。
垂杨挂金链,
勾月牵玉珂。
古士今安在,
惊讶又奈何?

赞故乡

华夏东疆紫气弥,
龙游虎跃展雄姿。
长江乐唱龙腾曲,
大海疾书崛起诗。
沙地平添杰里俊,
港湾又树伟中奇。
复兴梦刻官民骨,
戮力同心共骋驰!

一束乡村对应现代性的精神之光

——评李新勇中篇小说《夜色也曾温柔》

□沈杏培

在文学史上,失乡与寻根一直是作家倾心表述的经典母题。李新勇中篇小说《夜色也曾温柔》(《当代》2020年第4期)以吴向葵北上故地廊坊与妻子潘慧办理离婚为中心事件,这个“事件的时间”前后仅有三天,最后的结局也是各得其所。但小说“讲述的时间”跨度是二十年,即从千禧年前后到当下吴潘两人从相爱到陌路,继而一人北上一人南下各自谋生的家庭史。从叙事的角度看,“现在”和“过去”这两重时空,构成一种很复杂的对话关系:“过去”的二十年两人短暂恩爱过,随后的征地与迁徙,岳母的到来,父子关系的疏远,夫妻情感的冷淡,使这个小家庭逐渐成为空壳。“过去”成了一种要告别的历史旧物。而吴向葵此次来到潘慧的建筑工地,即是要对这桩业已被败的婚姻做个了结。然而,潘慧当下局促的工地生活,两人曾经有过的“月光盈盈的夜晚”对彼此的召唤,离婚后看电影、品故乡特产的温馨,无形中让两人多了更多怜惜、理解和缠绵。

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大潮的过程,也是农民失去土地、失去“熟人社会”的过程,重建家园尽管带来了新的空间归属,但难以弥补失去故土而带来的不适和痛感。吴向葵在不断的迁徙中,哀叹“他们一家就像水上的浮萍、风中的叶子,到了哪儿,都找不着自己的根”。在小说中,吴向葵爱读书,爱“讲古”,更敏感于故乡的变迁,他与纠缠于情欲和世俗生活的春儿、马四维、九成仙、朱可以都显得不同,他是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中少有的具有浓郁乡愁情结,并自觉进行文化寻根的人。他一直在孜孜重建与故乡的联系,试图保留住由于数度迁徙而几乎流失殆尽的乡土根性。比如与妻子办完离婚证后,吴向葵带着妻子吃香河的各式特产,颇有趣致地讲解这些特产和各种特色工艺美术品的由来,离别前这种略显“文艺”的相聚,与其说是夫妻二人的话别,不如说是对满载着乡愁的故乡风物的深情凝视。香河肉饼和折叠蚕豆浆的醇香犹在,乡情袅袅,而两个相爱的人却成为“即将走散的孤儿”。可以说,在消失的故乡面前,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无乡的“孤儿”。

失去土地和故乡庇护的人们,在新的空间里能否找到宁静而惬意的皈依?小说对这个问题也有自觉的书写,并呈现了令人心痛的生存景观。朱可以管理的龙珠琪达工地在小说中得到了较多的描写,“工地”成为我们透视“潘慧们”的一个有效视角。这里的施工

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其简陋,住宿条件尤其令人窒息,无论是八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还是必须睡满四对夫妻的“夫妻宿舍”,都异常拥挤,毫无秘密可言。尤其是性的自由,在工地成为一种奢侈的权利。小说多次写到温柔月色下吴向葵与潘慧的性爱记忆,包括酒醉后与孙小涓的合欢,这些性的记忆是美好的,毕竟有家的庇护,自由而随性。而失家失土后寄居工地的潘慧,她的生活是局促的,也许她与经理朱可以保持着隐秘的男女关系并试图重新组建新的家庭,但在她生下她和吴向葵的孩子后,素有洁癖的朱可以抛弃潘慧是大概率选择。潘慧的未来是晦暗不明的,等待她的将是更辛苦的漂泊远方,而这种无根的漂泊与失乡之痛同样也将是陪伴他们新生儿子的一种宿命。

常等地,乡村在经济开发大潮下的解体与消亡,总是伴随着乡村原生态秩序的失范,这种失范尤其会表现为乡村伦理的整体性变迁与人的道德价值观的溃败。在贾平凹、莫言和陈应松等作家的小说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在乡村的现代性转型中,传统村社小系统内部的价值体系受到外力冲击,引发人们的“浮躁”与价值选择上的无所适从。在这篇小说中,李新勇生动再现了乡村群落在现代性进程中不可挽回的解体现状,以及村人不得已的流浪之路,但对于乡村伦理道德,尤其是人的原生态的道德秩序,作家并不悲观,相反,我们能够看到底层那种蓬勃健康、坚韧善良的人性秩序。在《月色也曾温柔》中,这些底层人辛劳潦倒,婚姻蹉跎,但他们坚韧、务实、善良、豁达,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性。可见,李新勇对变迁之中的新乡土的人性基础并不悲观,对这种醇厚而温情的人性世界给予了深情的勾勒。或许可以说,在故乡解体、村社实物消失的悲剧性过程中,乡村的道德秩序与人性基础尚保留着那份原生态的静谧美好,而这何尝不是乡村应对现代性之变的一束精神之光?

李新勇正是抓住了转型期新乡土中国的这种困局,通过“吴向葵们”的个体家庭史的变迁来呈现农村人与土地的被迫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无根之痛。失去原乡的吴潮白、潘慧以及那个刚出世就开始流浪的小儿子,他们能否重回故乡,吴向葵立志给未出世的孩子重建具有故乡意味的“血地”,能否在来势汹汹的现代化大潮中成为“不变的家”,这些都是未知数,似乎也并不那么重要。在现代性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大多数人都是与故乡渐行渐远的过客,原乡已失,难以再次抵达,大概唯有回忆和文学能纾解这种现代性的乡愁吧!

